

## 生活滋味

## “她”的美，不止一面

李慧慧

如今的社会，女性呈现出多样的美，“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形象。

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了不起的女子》，讲述了中外历史上30位了不起的女子，诗词造诣颇高的千古才女李清照、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统女皇武则天、黑人杰出女性的代表奥普拉，以及阮玲玉、董竹君、张爱玲等，她们涉足政治、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留下了令人称颂的传奇。

尽管她们处于不同的时代、国家，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然而她们卓越的才华、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灵魂、平等的姿态、坚定的意志，这些因素共同交织，铸就了她们各自瑰丽而非凡的生命之路。

如今社会对女性的尊重日益加深，但在各个领域获得认可，一位女性须付出更多不易、承受更多压力，甚至远远超过男性，更不用说是往昔时代的那些女性。

置身她们的年代，云水间的“了不起”三字尤显厚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些女性的力量令人敬佩，而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也会遇见一些有趣、优雅的女性，她们或许看似平凡，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就如那一天，在船上，我们遇见了一位自信、熠熠生辉的女子，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些女人的魅力可以超越容颜，只被她的自信所征服，甚至感叹她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个体。

她皮肤黝黑，打扮随意，目光熠熠，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从容感，坐在那里，和一位外国男子自信而熟练地用英语交谈。我细细倾听，语速飞快，只能辨别个别单词。与我邻座的一位年轻女孩，带着星星眼，一边崇拜地看着她，一边悄悄地与自己的朋友说：“太厉害了，我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那一刻，我猜想，无论她从事何职，她在职场上必然杰出非凡。离开时，一人与她打招呼，才知她系某校教授。

从世俗眼光看，她或许不够苗条，也不够年轻，打扮也很朴素，但一旦她坐下来和别人交谈，真的很难被忽视。我猜，她在课堂上一定同样精彩绝伦。

有一次，带女儿去书店小憩，我们点了甜品。片刻，听到操作台里传来两道声音，似乎是我们的甜品烤焦了。年轻的那道声音说，把好的挑出来给我们吃。稍微年长的声音，柔柔的却坚定地说，不行，得重新做一份。

声音很快来到我们面前：“不好意思，我们把你们的那份烤焦了，这几块稍微好一点的，你们先尝一下，我让人重新做一份给你。”我抬头，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微笑，携带几许温和，将一盘烤饼轻轻摆在桌上，还附带几个新鲜橘子，给我女儿。

女儿看着我，悄声说：“这老板娘真客气。”是呀，真客气，再细想想这位女老板不就是经常在报上看到的那位吗？成功并非偶然，让人如沐春风的女性，关注如此细节，难怪大家愿意来这里看书。环境重要，氛围重要，但相处舒服的人才是关键呀。

想起那位轮船上与外国男子畅谈的教授，外貌平凡，却展示出优雅与自信，而眼前这位书店老板，外表与女强人挂不上号，但谁规定企业家一定得是那样的形象，也可以是这样温柔得体的。无论是那位教授，还是书店的老板，她们在生活中彰显着各自独特的魅力，让我这个陌生人都为之折服。

香奈儿女士说过：你可以穿不起香奈儿，也可以没有多少衣服可供选择，但你一定要拥有一件最重要的衣服，那件衣服叫作“自我”。多元化的时代，愿“她”越来越精彩，除了是谁谁的妻子，是谁谁的母亲，是谁谁的女儿，更是独立的“她”。

## 心灵隽语

## 茶静

叶木 文/摄



一缕青烟，源于一杯清茶，点醒了今晨。

安静的空间，一人一盏茶。金黄的茶汤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显得特别清亮，貌似有许多茶精灵在水波中追逐，累了便静于水中，晕染了金色茶汤，使这盏茶，显得格外有灵气。

躺在一旁的手机已经许久没有发声，这是庆幸的。一周的连续出差和应酬，体验了过分的热闹和躁动后，今早的这一份静谧显得格外珍贵。

## 民间记忆

## 花千树，星如雨

周海鸟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辛弃疾

夜色乘兴而至，月色穿过交错的枝丫，逗弄稀疏的叶片。我裹着厚厚的棉袄，下楼，呼吸香甜的冷风。抬头，一排排艳红的灯笼闯入眼帘。

每逢春节，灯笼率先得到了风声，早早爬树，攀竿，领子掖得整整齐齐，衣裳熨得挺括，缀着飘逸的流苏，一串串，一只只，红艳艳地，列队翘首盼望年的到来。

灯笼又称灯彩。起源于18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的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后来灯笼就成了中国人喜庆的象征。

故乡的码头上挂起一溜儿红灯笼的时候，新年到了。码头上竖起牌坊，牌坊两旁各挂一只大红灯笼，风一吹，荡着圆鼓鼓的身子，仿佛一揖一揖地行礼。牌坊上写着“欢迎回家”几个大红粗体字。提着大包小包涌进小岛的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硕大的灯笼和硕大的字。多少铁血汉子的心也柔肠千转。

灯笼依偎在电线杆上，像刚掀开盖头的俊俏的新媳妇。灯笼藏在稀疏的叶子和疏朗的枝丫之间，突然想起一句话：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知道旧人哭。叶子是旧的，枝丫是旧的，灯笼是新的，日子是新的。沙漏滴落，时光悄然，新的也慢慢变旧，变得不再鲜艳，变得不再夺目，焉了，破了。

灯笼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婚嫁还是金榜题名，无论是添丁进仕还是喜庆的节日，人们都会悬大红灯笼于檐下堂前。帝王所居金銮殿之中，灯笼数目之众，排场之大，非笔墨所能描摹。据资料称唐明皇在东宫绘彩为高五十尺的灯楼，遍悬珠玉金银而风至锵然，足见当年的盛况与奢侈。民间每逢元宵前后，更是花千树，星如雨。

儿子一早骑自行车出门了，我在雨天的阳台，听着雨声，又抬头看着玻璃顶上的雨水，在踌躇是否要开车接他回家。

这断断续续的雨声，让我不时地踱步到窗口张望。想想，儿子大了，总能自己搞定，又放下这份牵挂，埋于这安静的空间。

这一个早晨，陪伴我最多的不是手机，手机放置一旁，不刷短视频，微信留言也不多，如此甚好。

陪伴我的是眼前这一盏清茶。

古树滇红，茶叶粗而大，抓它时，特别易碎。朋友说泡这茶，可以在茶壶里加一颗红枣，能增强对肠胃的保护。这保护力暂且不去考虑，口感却是增添了几分甜香。

取茶入壶，第一泡，加水，醒茶，几秒后，倒出茶汤，淋于壶身。隐约间，已能闻到茶香。第二泡，出茶汤。金黄的颜色，极显贵气，如同皇城那一面墙土，古朴、庄重，不带任何俗气。

一人喝茶，一壶接着一壶，着实不厌，且色香味俱在。眼中有色，随着泡茶次数增多，茶汤的颜色也随着变化，这一微弱的渐变，尽于眼底；鼻中有味，茶汤的清香，红枣的甜香，此消彼长，尽收鼻中；于嘴，便是不肯错过这两味，纳入口中，我品，我细品。茶水流动，给这安静的清晨增添了灵动，似是茶与茶耳语，如同一位老友，你一言我一语。

今日若是晴天，阳光透过头顶的玻璃洒落，那是极好。但今日雨天，稀稀落落，些许寒意，却也格外相衬，宁静而放松。而手中这一杯清茶也捂热了这大寒之日。

灯笼不仅烘托喜庆的氛围，也是黑夜中的光。早年没有电，人们夜行常携灯笼。一截蜡烛点燃后放入笼体，一根棒子提溜着，一路行，一路明。风呼啦啦地吹，试图吹灭灯笼，纸糊的灯笼呜啦啦地响着，挺着单薄的身子，为那一小撮的光明遮风挡雨。

冰心老师曾写一文《小桔灯》，令人印象深刻。小姑娘掏出桔瓣，熟练地用桔皮做了一盏小桔灯，放上一小截蜡烛，递给冰心老师。这应该是最粗糙最寒酸的灯笼了吧？然而，就是这么一盏不起眼的小灯笼，照亮了作者回去的路，照亮了她虽然久远却不曾荒芜的记忆，也照亮了我的童年，照亮了我对于苦难和坚强的最初诠释。

寒风抽打着光秃的枝丫，乌云经过，月色黯然，夜色深邃，我抬头望着通红的灯笼，心中腾地窜起一股火苗，眼眶湿润。

不久之后，树上的灯笼像秋天的叶子，一串串，一只只被取下，花千树的盛景落下帷幕。来年，又将是新一轮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了。

